



伊蒿室文集卷四

紀韓來安遺政

盱眙王效成約甫



濰縣韓夢周理堂乾隆三十一年以進士令來安土荒隘戶僅贏
道光初士民感其澤請正祀名宦祠來安土荒隘戶僅贏
二萬而墾田弗克給耕種鹵情又拙於他生業遭旱饑率
流殍夢周省境內叢山谷頗產櫟樹榘樗則大喜乃募其
鄉齊魯蠶工教之蓄山蠶方山蠶子育卽放蓄山榘樗諸
樹上食其葉作繭巨者若鴨卵以織帛功省而用便視他
絲木棉爲中遂具詳其哺護宜忌及繰織法刊布野聚中
邑有水口者沙河會諸澗流於此湧大民翼岸築圩田以

通灌溉凡十八圩大者周四五十里小十餘里稻獲三倍
平田而實豐美碩大顧歲潦圩善崩漂淪頻仍夢周巡相
地勢隆陔增隄廣高丈尺堅設門竇更修汪陂蕩紅草場
諸故瀦地備時蓄洩農以大利乃圖其規制而記以屬後
無廢沙河下會和滁山水道六合瓜步口入江水益盛而
盤紆三百餘里下狹壅則上潰昔人議開朱家山達浦口
入江里不踰三十而近且直屢開屢梗夢周詳記前衛官
李之琨議而躬按籌度計功有緒會罷去未及施至嘉慶
初大府決計疏鑿果安流如夢周議夢周醇儒嗜學注易
春秋大學中庸兼長古文辭風詩晚居灘之程符山授徒
談道學者稱理堂先生而其始蒞來安訪知湯公潛庵祖

墓在焉亟修表之增築書院朱子祠堂以募賑贏資更建
江清書院於邑相官鄉與諸生約旬一會講歸本躬踐文
章以安溪望溪陸清獻爲標準而務勉以篤守不惑邑明
經張元楷宿學也延爲書院師來安工故少躡科第者自
是張大中戴沛霖姚世芹朱樹基輩相繼舉於鄉皆受業
元楷弟子而徐選貢侃方試童子夢周賞拔之稱其高標
物外侃詩出入太白昌谷間著詩文集若干卷歲戊子饑
夢周踏災北鄉睹農家煮麥屑雜糠野菽盆中詢農黠者
以食對而不知其飼豕也夢周聞驚泣曰余爲民父母而
民食如此奈何不早知俾民獨苦苦若此旣乃親啜盡一盃
去農更感泣庚寅蝗作監司過境上怒令不力捕夢周方

分校省試事縣更有攝者監司不省也揭黜去官夢周顧
不更辯而士民憤且扳號去之日東門道香煙縈襲不絕
者竟日方來安旱時夢周步詣關神武祠禱雨更以十事
自責其誓文曰有若貪黷貨利股民之生者乎有若殘忍
酷刑以戕民者乎有若受請託枉是非者乎有若驕逸弗
念民戚曠厥官者乎有若法弗及惡以莠賊良良者弗式
者乎有若置民依桑農弗興者乎有若學校不舉教士不
以誠者乎有若諂上以利與色固寵位者乎有若厥鰥寡
膜不在抱惟心之喪者乎有若縱吏役假官威用毒虐於
我小民者乎凡茲十事有一於此神其降罰奪知縣生年
視罪多寡卽立天死不恨願神更無吝澤困我民也至今

來安人猶載諸邑志云

王效成曰余讀漢循吏傳非盡異政也獨籌利於田桑鄉
校者遠耳而後顧以聽決當之何其淺也余覽新城魯絜
非文集見其與夢周往還書並附載夢周寄書粹然有道
言也殆有不盡於是者耶聞諸來安人言及得其邑志考
之蓋髮髯其人焉嗟夫嗟夫安得盡如斯人者而拯吾民
哉

附養蠶成法

春季養山蠶法

繭絲分兩縷細花色俱不如秋蠶春秋二季養法亦不同

收種

繭有雌雄雄繭小而尖雌繭大而平將秋繭檢出
攤放上簞箔上掛屋內一舉手高不要被風燥着
以作春蠶種子雌繭溫種成冬月入丸將盡時把繭種穿
多備些亦不可過多

用杆子挂在煖屋內常要有火蘭種自然發
 煖九九盡便陸續出蛾切要防備雀鼠蟲蟻拾蛾申酉
 戌時出蛾出完時將蛾拾在有蓋的筐子裏雄蛾小
 尾尖雌蛾大腹粗雄蛾盛在一筐雌蛾盛在一筐懸挂
 屋裏不要被煙燻着煙配蛾每日晚上將蛾雌雄各一
 燻着雌雄便不相交了配蛾半納入筐內自然相交
 蓋不可輕揭輕揭便拆開不交了次早開筐看視如有
 不交的將雌雄合在一處以津唾之自然成對如雄蛾
 少雌蛾多清早將雌蛾揭了蓋懸挂屋外即有摘對
 雄蛾飛來覓配名為風蛾蛾翅有鏡名為隔山照摘對
 配蛾第二日申時把雄蛾摘出使兩指輕捻雌蛾腹出
 溺名為把蛾溺完後仍放筐裏懸挂屋中自然下子
 內要使紙糊防備蛾子漏下又要時時把筐動轉怕蛾
 聚在向明處以致下子不勻子既下完暫且挂在清涼
 屋內因此時樹芽未發如在煖子將近穀雨時節籬籬
 煖處怕出蠶太早無葉喂養煖子葉漸次發芽將蠶子
 筐挪入煖屋裏六七日出蠶每日寅卯辰三時出蠶子
 便出蠶如蟻名為蠶蟻出蠶筐下先要鋪席如有蠶蟻
 落地仍取插墩春蠶出時籬籬尚未出葉其向陽處先
 入筐內插墩生嫩芽連枝斫取約高三尺許近河邊
 無土沙灘沙內有水沙上不見水處掘溝寬二寸許深
 亦二寸許把芽枝密插溝內名為插墩務要隨插隨即

將沙掩埋不可露水芽枝宜深插淺提使其易活蓋
 芽枝畏土故宜用河灘蠶蟻畏水故須將水掩蓋坐
 墩沙灘所插籬籬枝下安放石頭數塊將蠶蟻筐放在
 石頭上別斫芽枝豎在筐裏使與沙溝上所插芽枝
 相接連蠶蟻自然沿立樟水不拘長短密插芽枝名為
 行而上名為坐墩立樟水不拘長短密插芽枝名為
 立樟預上樟枝頭出七日便一眠要於未眠以前將墩上
 備移蠶上樟枝頭的蠶連葉剪下挪於樟上如此樟之
 葉食盡再移到別進場山上栽籬籬樹處名為蠶場立
 樟上以上山為止進場夏以後樹葉長成不拘二眠
 起後將樟上蠶連葉剪取挪放守場一切鳥獸蝦蟆蟲
 樹上看樹之大小為放蠶多寡守場蟻皆能傷蠶故蠶
 工巡羅看守窩鋪住宿挪蠶凡蠶頭身都腫不食葉名
 飲食坐臥時刻勿離挪蠶為眠退皮腫消食葉名為
 起春蠶四眠一眠一起一挪挪要勤葉要嫩蠶少
 時連葉剪取蠶大便可手摘如有葉多蠶少蠶多葉少
 之處務均分使勻摘蠶蠶出四十餘日便成繭在樹連
 秋蠶亦照此法摘繭葉摘下仍要去葉其繫於葉處
 名為蒂若去蒂恐傷繭絲包於繭外名為衫必
 留衫織細始有花紋所以蒂衫都不可傷損
 秋季養山蠶法秋繭勝於春繭故
 東省多放秋蠶

選種 春蘭既成即擇秋種務擇響而且重者雄雌俱備
 與選春種同法難置簿上懸挂清涼屋內不可傷
 熱春寒所以種要溫秋天熱所以種要涼屋內不可傷
 油繭烘繭其蛹不活繭出黑水有臭氣不可為種
 種小暑後用針引細滑麻線從種繭小頭穿成大串挂
 可在風涼屋內或涼棚下高不過舉手便於摘蠅矮不
 可及地防犬貓攀喫要透風不要見日拾蠅配蠅與春
 蠶法同但秋蠅應挂屋外不可使日晒蟲蟻之樹將地
 蛾拴蛾於柴草除淨申刻時將雌蛾把溺用五寸許細
 麻拴其大翅一繩可拴兩蛾分中纏搭樹枝蛾即選場
 下子枝上其拴蛾多寡亦看樹之大小葉之稀密
 場有蟻場繭場之分蟻場地喜凹下樹喜高低小因蠶小
 不耐乾燥取其葉嫩且便於巡視繭場喜高陽因蠶至
 大眠後天氣漸寒非煖不能成繭澆子天氣亢旱恐炎
 至於場內荆棘草科都要除淨澆子天氣傷蠶宜時時
 汲水澆灌樹開蟻枝剪下送入蟻場名為開蟻勻蠶
 下並灑葉上開蟻枝剪下送入蟻場名為開蟻勻蠶
 將蠶多葉少葉多蠶少之處配合均打鋪晚蠶多懶兼
 勻但不必一起一移惟以葉盡為度打鋪天氣漸寒蠶
 墮地便不能復上要於枝柯間縛草作鋪
 蠶墮草鋪自能復上又草上亦可作繭

山蠶避忌

避高場 山高多霧蠶食霧多生疾又兼風勁早寒致使
 眠起太遲蠶有生珠破腹二疾聽其自然可也
避蟻穴 蟻穴中長出簸籬最肥但蟻能咬蠶使墮
 又兼蟻緣葉遊使蠶終日搖頭食葉不安避焦
葉 有一種籬籬葉黃而且薄少
 汁漿似乾焦蠶越食越瘦
忌移眠蠶 蠶墩上初次移
 先此外移蠶要在既起以後蠶將眼必吐絲於腳
 下緊粘枝上不可即動既起後有力方可移挪
忌孝
婦產婦 入場蠶
忌蠶工不和 為首羣工聽其指使如各
 任意見不相和
好蠶 即不收

養椿蠶法

亦分春秋二季
 潤繭 穀雨後將繭種用溫水潤過或二三十枚或四
 十枚用線穿成串挂壁間小滿時蛾即出
 雌雄蛾聽其飛去將雌蛾用撚麻或繫其左
 翅或繫其右翅挂樹上雄蛾自來尋對
 出蠶成對
 蛾即下子樹上八日以後即出小蠶樹葉食盡
 秋種
 另挪樹其防護之法亦如山蠶一月即成繭

既成便檢秋種其法如山繭懸挂屋內不用水附椒繭
潤七月初旬即出蛾下子餒養收成亦如春蠶
椿蠶一眠起後移置花椒樹上
作繭名為椒繭此繭最佳極貴

繭細始末

煉繭 用柴灰取濃汁注半鍋燒滾將繭滿盛筐中用木
繫筐橫擔鍋上先以滾汁澆之俟繭澆透疊落實
在然後覆以箒籬葉用壓沉鍋底食頃蛹香其繭即熟
將繭傾於席上以手出蛹蛹可食出蛹時勿倒取繭蒂
下原有一孔可出即將繭殼十枚一套以繭絲束住
水洗濯以手捻之水清為度晒乾收貯灰水不可去淨
淨則細煉繭火候 煉繭要看火候抽絲未利便取出則
色太白 煉繭火候 繭生硬捻線時抽絲不利火候過多
則繭必太爛不但捻線容易斷頭細亦不利結實緣煉
繭非用灰汁不能成熟如所用灰汁太好即日久細淋
的便不時將繭易熟亦易爛故必要看火候得鍋內蛹
香便不時將繭易熟亦易爛故必要看火候得鍋內蛹
為如 撚線 線要細勻將繭套繭又上繭又用小木為之
法 或用軸或用車各隨方便棉車亦可為之絡線做穗與
桑蠶同再春繭絲細秋繭絲粗織細用春絲作經秋絲

作緯

更佳 晾紬 織完紬下機後檢平坦潔淨地場舒展晒時
更亮

蠶繭種類

山蠶黃白色大者如鳴卵其蛾米色下子
大如高粱米其色稍赤形扁初成蠶黑色
漸變青色約長三寸許大如指椿繭灰色大如棗其蛾
黑花子色白蠶初出黑色至一眠後色黃白三眠後色
白身有肉翅狀如海參
尾底有兩叉長二寸許

養蠶器具

小斧 刃薄無頂取其形如衣剪頭齊而鳥鎗傷蠶
輕利便於研芽 剪刀 大用以剪枝挪蠶

之物如蜂蟻蛙鼠等類可以手捉若鳥獸之屬非響鎗
則不知避至於防狼虎驚盜賊更不可少效成按狐狸
狼鼠鸚鵡鳥雀蛙蟻蟲蟻無巨細皆嗜蠶守護之法書
更持竿張網夜更執火鳴金助以號叫如今守果園法
子筐 以竹為之平底陡沿上有平蓋形圓高尺許圓圍
二尺許紙糊底免漏子秋則勿糊秋止用盛蠶糊

則恐 麻線 用上好麻兩批撚合為一長丈許細
閉風 柴枝篷要大些為妙 窩鋪 守場人住宿搭蓋不拘大小
上擔橫木覆以有葉 涼篷 四柱

數處散布場 人工 山蠶 一人春日可養五六百種秋月中分人看守 可養一千餘種椿蠶一人春秋都可養千餘種 附種 簸籬 椿樹法 種 簸籬樹宜在山場秋九月創後發芽防火燒及牛羊踐食五六年成林又一法五種六九間斫簸籬條子埋土中自然發生成林更速 種 椿樹法 春時將地鋤鬆將椿樹子去澱分行散入地內初出時分移排列高三尺許拍去樹頭使枝極四出止要長四五尺 勿令過高兩年成林

簸籬種類

大葉 榭樹名大葉 簸籬小葉 榭樹名小葉 簸籬紅

效成按 簸籬本名不落葉以葉經霜雪不落得名 簸籬即不落訛音古名 榭若亦與不落音近尖葉者名 榭又柞 柞籽 榭皆其名也 大小 簸籬葉多稜窪結子 上圓下尖狀如蓮子外殼內仁名為 榭子 研粉可食子下有托名為 榭梳子 可染皂 青 榭葉類 榭葉而小結子與榭樹同名亦同 紅 柞 白 柞 就樹皮顏色分別葉皆青色似柳葉而稍寬經霜不落子與青 榭樹同較大名亦同 尖葉 簸籬最發蠶 早眠早起 繭大而厚且葉盡易發春秋相繼但蠶食之易病不如大葉 簸籬氣味平和故養蠶者以大小 簸籬為主 青 榭 較二者稍下特取其萌

草眼 芽早發 墩 幃 多 賴 之 椿 樹 即 臭 椿 樹 嫩 芽 時 紅 色 成 葉 後 青 色 似 香 椿 而 微 臭 子 結 瓣 中 如 日 之 有 珠 名 為 鳳

清心亭記

邑一山麓爲宋會景亭故址康熙間

翠華南巡邑令周

振舉飾增以備幸不果乾隆初郭令起元拓新之而更書院之制青佩翁萃經聲徹泉石間亦盛事也外門東鄉踏三十餘級始達門庭有泉竅崖出噴寫淙淙然承以池圓而稜上覆以亭曰玻璃泉味清旨雖甚旱不醮亭今圯東南隅更級而上得柵扉循庠垣躡泉上有廣室三楹北鄉張相國鵬翮署曰清心亭右爲連舍舍半陞亭後庭不二弓青壁屏立上鑱列宋元人題名若米芾施宿賀鑄之屬壁西有鑿磴紆而上爲閣爲移更上爲小亭西數十武曰一山亭亭亦圯沿壁下西行入閣門再重直門西爲講堂

堂左爲榭爲廊皆北鄉臨大淮東從衡接皆生徒舍貫而進爲經師寢側具庖庭南石壁嶙峋參差上多槐桐竹柏疊蔭扶疎若碧雲蔽覆講堂後有下室有門通瑞巖亦勝境書舍之建城邑而地幽且曠又據山川之勝若茲者蓋不可數數邁也暇常喜往游焉今乘早春至則蒼蘚彌階子坐竟日但聞瓦雀啁噍聲蓋絕絃誦久矣東望湖波潭漣際霄無極烏鳶盤嬉於其上帆檣十百渙漾若鳧鷖百里一瞬夷如宅如若脫嶮巖而御大氣何其恬也夫水天之際惟冲故澈少雜卽蒙唯靜故瑩擾焉逾濁澄且定焉而卒不失其本體者善乎復也萬象紛錯之交有確然者焉可以觀矣他日有振發教育者學子集焉請述斯亭之

美以貽之

超然或贖柳歐陽後又出一奇

虹圃記

虹爲治古而俗樸乾隆間泗淪於水遷治之而鄉其縣民習故不易城以內多曠地居人就業圃蔬饒而廉值其爲制特精鄉人往來嘗述之圃一區分十數行行廣近尺隆窰相間隆土備壅而蓄地力窰以植蔬每窰蔬二三行視種類豐約圃界從衡皆溝達於井所每圃數十區共一井相其源以增省之井外周以發池縻柳筭下汲鹿盧轉而上蹴寫入池池四注溝以分布圃之窰潤博而均晨夕二周無荷灌之勞虹地本消溷以水飫故特植茂而味甘充一手足之所易可以食數口蓋古剛隴之遺也今淮南北之爲田者一夫之力大率兼古四五百畝之地畛崇膚寸

漫耕率種憚於蓄漑恃倖天澤根淺燥露風輒仆折小旱則並種失之而曾不知條理厥制以人功通天之窮此豈地之咎哉夫農圃一耳誠得斯圃之法而廣之於田畊隴以畫之溝洫以貫之近山納川濱澤通障平莽之野法井養而不窮力畜效豐較縵田之獲歲增倍倍括而籌之其爲利豈細也哉用著其畧以爲田者導焉

伊蒿室記

掃一室以息朝而吟暮而思不自知其窮也然至詩蓼莪之篇不禁嗚咽曰嗟乎古人之三復流涕不信然耶何言感人之痛也因裁伊蒿二言以名其室夫爾雅釋草蒿之族繁矣白者繁青者葭牡者蔚香者蕭以至藟萃購萋其良惡不殊相遠而獨莪重於詩人何耶夫莪者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孃蒿矣抑又稽之繁之醜秋爲蒿蒿者蓬也涼風厲而卷蓬飛其絕焉何其易也彼蓼蓼者始以爲抱根而長而竟離根而去將不識其百里耶千里耶而根則槁矣彼違所生而不幸終訣者果何以爲情耶效成生六歲而孤殆於天者數矣獨恃有慈恩在耳顧自少以迄於長

所以閔鬻而教之立者蓋不任其瘁而曾不得盡一日之養焉而倏罹於病病又不獲左右侍百里奔回則已不可復見矣嗚乎中路嬰兒失其母則哭無常聲雖欲不為蒿而為莠又其可復得耶抑詩之次章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蔚者蒿之無子者也今四十靡有息當魚菽之薦則中腸惕惕然亦歎焉亦晞焉蒿之罪而未敢儕於蔚也是室也將以厲吾修以時省吾罪期有以立而不終蒿藜腐焉警之警之尤終身之箴耳矣

記蔣烈女

道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縣治東五十里懷德鄉耆艾俊髦鄉三老力田之倫攝冠服會者數百人禮迎蔣氏女之柩歸諸羅氏合其殤男改葬於村之高原班進妥奠退私其餽餘踴躍踏踏於羅氏之庭是日里之傭耕牧臧媪妊种子嘽嘽塋塗間稱盛事有太息下泣者相率牒其事於官用聞於朝而旌其墓女父蔣與壽同里羅福增子亨魁其聘壻也亨魁垂昏而天耗聞女刺知慘默廢枋母攜之舅氏冀少寬解踰旬歸母出女掩室自絞殺甫十九歲時七月十日也父前卒兄大綸弱又單寡弗獲申其志歟葬於蔣氏之黨已父老慕尙其義爭伙集昇牲醴之資越

七十餘日卒成乎婦志孔子稱二代直道之遺今豈顧替哉女以穉齒蹈壯節非知矯俗也亦夙成於性者焉繫之以辭曰嗟彼蚩蚩兮夸毗而善更剛大所同受兮獨稚陰之挺成踐延陵之心諾兮身不啻其劔輕偉負德之所被兮咸齎咨以誠傾勃雲承而霞拱兮悠悠乎揭日月之旂世媿要以背義兮相與睨思此奇貞

裘總兵詩記

原詩屈指瓜期未一年匆匆馬首又東遷幸無涼德傷陰德賴有心田作硯田我意但知憐赤子此身常恐愧青天從今莫道清如水尚受人間飲馬錢道左頻勞惜好官坦然宇宙此襟寬明知同俗和衷易早識中流獨立難贏得清風攜兩袖敢教終日負三餐行行珍重攀畱意海角天涯一樣看

裘總兵安邦鎮壽春日取韎韋之士教之卞射馳逐健躡者拔老而疲輒嚴汰之士曙則集牙門下伺練至暮更宿無少媮暇日講明恩義申警條教月給糧芻費無豪髮剝士入視異時特豐顧又平久軍人習惰恣多兼他末藝以自潤不利於其私又諸黥籍者胥怨噪以數與民事故文僚亦滋不悅大吏以不便地方調徐州去去之日士民送之北門外手觴以薦咸有依依色而羣童稚從焉蓋其所

設義學軍貧子弟也總兵顧送者謝曰勞諸君良苦武官無能利諸君第歸爲慰安若長老各自愛行且語懷出一紙日無以答厚意以斯爲別念蓋二詩云壽春俗故頑悍市多游手覷利隙輒出刃相恐詐不則戕之訟殺者日續其射數之戲自一至四藏其一占中者報三倍不中輸進法曰壓寶翼淮而西俗爭嗜之壽春益甚無虛市巷叢什伯連宵且露挺刃備劫鬪犯死不顧總兵至嚴諭之每燕服出潛察遇惡徒立捕責之總兵貌魁岸多力人懼之無敢格市浸無懷刃者游手遁易商民得安業故父老於其去追思之總兵鎮官也校卒伍糾暴慝猶爲勤其職耳讀其詩音辭嘽緩若自謝其實諸無幾微悔愠之意何其定也日三餐而不負者有幾獨懇懇於天人之際抑知道者耶假置諸牧令其於生民何如也往讀祭征虜傳史稱其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常雅歌投壺竊心尙其廉威而有學而惜不並時接之今其果不異也否耶里人自其地歸述其事若詩詩有少忘誤爲綴數字而存之總兵嘗閱士至泗多責夏楚未嘗輕杖人絕餽獻食惟湯餅豕肉其年殆四十許蓋行未艾也將以徵諸後聞

文也... 言... 入... 其... 事... 而... 不... 道... 謝... 人... 詩... 記... 其... 首... 以... 對... 其... 子... 贊... 外... 草... 潤... 露... 實... 潤... 散... 並... 無... 補... 內... 禁... 嘈... 嘈... 事... 已... 非... 四... 望... 河... 山... 歸... 粉... 飾... 八... 方... 兵... 甲... 幾... 戎... 威... 自... 嗟... 冠... 服... 殊... 男... 子... 難... 寫... 丹... 忱... 達... 帝... 帷... 謝... 孺... 人... 金... 陵... 人... 歸... 泗... 州... 王... 養... 正... 為... 屬... 婦... 養... 正... 明... 副... 使... 以... 順... 治... 二... 年... 抗... 節... 建... 昌... 死... 事... 具... 明... 史... 國... 朝... 賜... 諡... 烈... 愍... 時... 室... 帑... 故... 家... 居... 訃... 聞... 嫡... 張... 恭... 人... 絕... 食... 七... 日... 扼... 吭... 死... 孺... 人... 年... 甫... 二... 十... 一... 生... 子... 僅... 三... 齡... 家... 人... 哀... 其... 韶... 弱... 以... 去... 帷... 諷... 會... 祭... 日... 族... 戚... 集... 堂... 上... 孺... 人... 衰... 服... 出... 跪... 而... 痛... 哭... 曰... 天... 乎... 不... 幸... 而... 罹... 此... 然... 分... 也... 副... 使... 公... 捐... 顛... 殉... 城... 社... 不... 欺... 所... 志... 而... 女... 君... 從... 之... 婢... 子... 敢... 違... 夙... 教... 乎... 言... 下... 出... 刀... 子... 截... 一... 耳... 擲... 地... 上... 血... 漉... 漉... 被... 頰... 脰... 一... 堂... 咸... 大... 驚... 泣... 下... 曰... 敢... 不... 終... 安... 孺... 人... 其... 何... 敢... 貳... 何... 敢... 貳... 自... 是... 厲... 節...

謝孺人詩記

原詩繡閣評時孰是違憂心疾首識先幾老臣咄咄疏
無補內禁嘈嘈事已非四望河山歸粉飾八方兵甲幾
戎威自嗟冠服殊男子難寫丹忱達帝帷

謝孺人金陵人歸泗州王養正為屬婦養正明副使以順

治二年抗節建昌死事具明史國朝賜諡烈愍時室帑

故家居訃聞嫡張恭人絕食七日扼吭死孺人年甫二十

一生子僅三齡家人哀其韶弱以去帷諷會祭日族戚集

堂上孺人衰服出跪而痛哭曰天乎不幸而罹此然分也

副使公捐顛殉城社不欺所志而女君從之婢子敢違夙

教乎言下出刀子截一耳擲地上血漉漉被頰脰一堂咸

大驚泣下曰敢不終安孺人其何敢貳何敢貳自是厲節

二十載年中身而歿孺人故家女覽書史識治亂之要
憂事務恒切切佐副使議之當是時奸螫繼柄障帝聰以
自私盜沸天下疆裂民爛將吏影遁罕敢犯矢礮一格蔽
者而日以欵撫策進敗破無上達方且醉呶盈廷氣矜黨
角置民社於莽浪之野而一一老成冒死泣顛旋受杖戮
岌岌乎峯崩之勢成副使沉職外吏茹血無由嘆焦憂懣
激誓惟以此身殉久矣而孺人以憂阨之餘形諸豪素格
恢而音壯蓋騷變雅之遺也嗚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如小子所云雖躋之詩史可也夫豈不諒哉余嘗聞之
鄉老云烈愍見法時竿首南昌城上其弟子某偽丐左右
久之覷隙盜其首以授其長子贊化躡草屨囊負亂道遁
歸旣葬廬其墓終身不仕而恭人孺人復以烈節著古今
所謂至德事萃於一門並時盛矣哉盛矣哉孺人述作不
可見僅茲詩徵諸邑志亟合其事畧而誌之庶鄉後生觀
感焉子贊育世其家學著有易燈詩說商書解農書蘆瀨
詩草贊育子鸚來亦著博山亭集今俱佚

饑述

道光八年淮西北舟至載木陶故什器層積鬻諸淮以南
邑聚值殊殺日數載自秋逾春夏不絕詢之舟人子其地
饑商粟不乏而罔所出值宅畝斷授受撤屋材棄服物轉
易豐所繼以婦穉習苦者竄其居者率闔而枵死河南北
睢甯宿遷泗州桃源清河安東諸境千里嗷嗷今來牟復
不豐無以冀朝夕蓋地極望平漫歲穫惟麥秫粱黍農生
不識芒種無渠洫屯瀉之制仰沐於天雨差勤則汚汎至
編簿出入邇數歲以來天淫於施土無垓露此方民何愆
不蒙雨澤之利而反斯禍也嘻其農修缺耶隋開皇中杞
宋陳亳曹戴譙潁諸州迭被滂所在沉溺遣水工巡川原

相高下發隨處丁疏導之夫丁夫食諸傭餘以糊其羸弱
可以蘇立槁之命而經疏絡貫陰循所歸永永黻浸淫之
敗亦不憂亢燥殆一七而標木瘳也利顧不大耶抑今會
通恒苦澀而道山東來者夏秋塗汙邪輒漸車爲梗民祛
其病而漕被其利一通轉間耳豈唯淮徐亟亟哉今有司
郵者殆勤矣度必有念於斯也聊述而存之

奴禍

官與官接雖高卑殊秩而其爲朝廷之爵同卽掾史之末
亦將階以入仕者然而上下相交必以奴與其間百數十
人華章雜佩彪彪然呼召呵叱爲之屬者懼爲所讒格勢
不得不溫顏豐餽以市其歡心而奴曹遂以其諂求賤穢
之身儼然伸於士大夫之上徧天下自節鎮以至部尉署
縛縛皆是矣且非獨此也據關津之要權國征之出入用
狼吞乎商貨以資其淫酬賭博之用而抱關之職反供其
頤指若臺隸然是直抗其身於朝廷科則之中而專職掌
夫蠹民生奸官制其害不細矣抑其摧敗士大夫之廉耻
尤甚哉士大夫無耻尙安知廉天下有潔清士而肯與奴

輩爲緣者哉咽氣苟承浸淫柔熟其不率歸於卑汙者有幾嗚乎 國家嚴禁中人不得與外廷事其尊貴士大夫何如也而爲士大夫者外庶民執事者不親顧反收召無賴以自壅蔽而挫辱其同疇並等之人甚或爲所要制焉抑不思其居卑屬時受侮於若輩乎易法令之堂宇而爲羣奴蹂躪之場也是何心哉是何心哉

祭姚二丈文

年月日西江詩人姚二丈遷葬於台子山之陽其舊所遊而會者數人效成與焉越次年乃追爲文以祭於其墓其辭曰嗚呼何者南州淮壖之棲摧挫畢生以同蒿藜班班少彥老成追齊酒吟琴序揮藻靡稽眾華晚謝文禽孤嘯布衫顛顛遭俗訶詆天真孩如嬉哈不迂游市一壺傭馭爾汝哦焉疇聆挫年諧語穉蚩如余嗜亦不吐春花朝融雪宵肌凜興不可羈解袍質飲茅宇扇敞瑞巖之跌濯頷三五趨食而呼醉髻掀笑謂諸酒徒佔畢兀兀亦樂詩乎江山摠發勿唯隅拘騷人渺爾聊徵老夫結髮蜀道官舍侍養匡山嵯峨臨臺歌放捫視庚星逸情霄抗確探禹穴

遺碑快搜戴天訪道松閣淹畱三峽奇險往來輕舟翠石
插霄根裂穿流一跌百丈仰與天謀蚪木蔽空怪鳥鈎轉
猿羣跋岸瞰篷石投灘積夜靜有兒樹號實維鯉魚四足
緣高奇興颺發駭魂波撓譎怪萬狀一傾寸豪溟漭宮亭
馬當風勁片席千里凌虛隼競危磯樓矗牛渚之濱狂吟
不已逢我故人萬里跌跌百篇猶新伊余老矣良遊夢頻
諸子華年前路方違萬卷儲胸裨以川嶽滂沛腕底煙濤
在握憶取鄙言快然足樂嗚呼斯樂會時幾何長者逝矣
翻復孔多棗林之圃南山之阿昔年遊處眩騰白波遂彼
榴園白社擬築林菱鳥散棘茨傷足雅音凌遲賤生於獨
戾眾而趨不祥莫速噫嘻阿蒙顛毛寢稀不見漢陰動恒

觸機翫麟閭巷壯志將非憶君暮年感切涕揮書聲則亡
時薦有子眞宅不臧於焉卜徙台山之陽雲菴之左有竹
有泉詩靈式安櫻筍白醪維頤斯朶恍惚可作庶其知我
尚饗

潛述九賦

莽萬古以俯仰兮中託歲之不百去幼蒙及耄疲兮曾幾
何其朝夕省興居以皇皇兮安有生之殫責嗟前修之勤
時兮莫分寸之敢擲矧下士之鈍愚兮懼流光之睽暘生
孤露以罔教兮胸已屆乎強期擷葳苓以爲餐兮哀脆軀
之鮮釐挺植生之不茂兮又風雨其摧之雖厄躓非所怵
兮傷苦學以過時鳴鳥之遊於喬木兮嚶嚶求聲以爲助
淹在谷以徐徊兮伫盼其疇與語詭乎矯眾之所不趨兮
昏憎喁而怪覷豈愜世之不我知兮抑孤陋之是懷仰大
化之靡有關兮冀一得以效誠懷賈生之策時兮蹇流落
而無成守無東岡之陂兮退不得託乎躬耕隨里俗以低

昂兮謝多口而自抔惟四十之無聞兮覽聖言以瞿然卒
朽跡乎蒿萊兮將有惡乎蓀荃奉遺經以流連兮從肆情
乎討會悵良辰之蹉跎兮方秋冬之未艾苟在躬而有進
兮又奚汲汲乎其外亂日川嶽勝矣圖以爲遵兮秀髦廣
矣文以爲親兮塵盞混混葆吾真兮日往月來知我者其
古人兮玆賦士之不艾兮又風雨其離兮觀氣匪非也
賦

人蔘賦

效成以麻質徵檢乎黃農之書忻神草之功爲萬彙首乃
作賦以頌之

妙中宸之煙燼兮精苞萃而生人積彭魄於川嶽兮蒸蒸
溢乃爲靈根厥名爲蔘兮本浸漸之所長以人補人兮還
一氣於胚渾大行之山兮纏連紫團之產兮蘭室所寶傳
君山蘄與伏靈兮亦足餌病骸以引年矧神臯之勃茁兮
倍靈徵於萬千偉長白之時於艮兮運麗鴻而肇啟
神聖蘊脈其間兮拓武敷文以累起惟八紘之菁畢翁兮
小草乘氣以揚叢巨億萬載之厚蓄兮發遂著無前之禱
功約一莖以爲餐兮若靈雨之灌旱苗回天札於喘喘兮

日麗空而境為之消厲不容肆兮世無枉魄轉衰起瘠兮
 以彌天隙生命各正兮人飲太和繼繼方盛兮其膏孔多
 伊芝草之咀不死兮羌虛美而無實擬擷詭華於壽木兮
 孰若茲奧區之恒出首赤縣兮司命庶國老兮佐育躋黔
 黎兮壽寓之依俯高麗之諸產兮咸為臣僕武鄉之園兮
 史稱祥又何霸氣兮足錄舉溫淑之所煦兮物熙熙乎陽
 春信若根卿雲以岫生兮仰慶中天之再臻頌曰瑤光之
 暉明兮黃純之德昌兮不慘而舒惟元良兮無形蒸被力
 有忘兮吁嗟乎保世生生萬億長兮

伊蒿室文集卷五 外編

盱眙王效成約甫

威戒

盛冠服坐堂皇爪牙百數十左右列一呼則諾諾震於庭
 可不謂威乎出乘輿轎從者軒軒然旌杖鉦樂前導引隍
 辟人不可謂不威矣然而動語一不當則里氓婦穉得而
 指摘嗤之甚則歌謠以為詬詛呪以為報威亦不足憚乎
 在所處矣有人於此盛氣厲色泣下無少貸有田傭觀獄
 於雷短衣露頭瞥曰是何褻我答之出見車夫中道行曰
 是犯我也重笞之被盜之家人有再聲者曰吾已為拘人
 而曉曉頑孰甚焉批頰數十追逋者語少忤曰將挾理耶

批頰擲其牒凡野愚羸老遠旅良子弟罔得免焉曰吾奉部符來官斯土若無禮於長官是不尊部符也自是民惴惴無敢忤者嗚乎威之立豈不果哉虎之咆於山也獸聞之而遁人覩之而慄說者以爲是脇有威骨故多威臨官者佩之猶令人怖而不知物特懼其噬也雖然氣以類召鷓鴣擊鷹鵠螂蛆制帶犬見屠而吠殘戾之極者戾亦反中焉悻悻者吾爲之懼矣夫刑者法天之秋以爲制物之用王者無私焉而豈以供其一怒哉

耻說

對惡人而發其私則始必慚繼必怒羞惡之心雖至於惡人而未亡則是非之心未亡也至於是非惑而後羞惡亡矣擾擾之相構也吻鈎神挑陰陽百變聲發而形遁甘餌而螫從其彌宇宙之靡有極也莊生所謂日以心鬪非耶且苟勝者自以爲天能嗤拙鈍而踐之蓋不知耻之爲耻久矣夫人始念之發也雖極邪詐者未有不於實且直者也此可以驗其天矣蓋所謂惑者非生而惑者也趨於習也天以誠生人有是誠始謂之人至物物相接而誠死而僞生焉直謂之不似人而已矣夫以攫搏爲用者禽獸也以虛幻爲用者鬼魅也會是人而至於斯耶孟子曰爲

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甚矣其
言之痛也夫君子之行已也與巧也則如失之拙與曲也
則如失之徑與欺人也則如失之欺於人夫以俗之所耻
爲不耻者斯謂之有耻而已矣

文無殊特而尚可存

說冀州

古中土南荒未甚啟而北與匈奴接秦塞極陰山其先此
可知冀三面阻河而北邊周分爲并大抵後之屏蔽亦廣
矣漢唐帝關中要境首朔方則以河爲之背也元自和林
徙都大都而以開平爲上都諸路相通明初因之封大甯
而衛開平東自遼以至宣大邊以往外守禦交備以邊牆
爲內邊而諸衛謂之外邊所以擁捍北都勢甚鞏也洎永
樂失計棄而內徙開平孤懸宣德中復移治獨石捐地三
百餘里而關城單露矣夫荒列之區障戍非易然人疎則
爲塞稠則成聚誠使城堡相望飽耕以爲守溝塍重錯足
以限騎足外多樹林木以爲之藩更仿種世衡之教清澗

賞激士民奮於弓械其壯武不亦足以奪遠視之心哉昔徐貞明水利之議出譚綸見而躋之曰我往來塞上久知必可行也明初使鹺商輸粟實邊得給引內發艱於運粟乃募民墾邊荒以便輸納此亦助邊屯之善法也使便而通焉商自煎鹽歲以粟爲稅而邊輸之久久不廢其化虛壤爲豐庶也豈有限哉

說大陸旣作

大陸今之邢趙間地也恒衛爲滏滹沱之合稱古至文安入河河馴而北流從之其間始可施畎疇之功下地之耕必有瀦以蓄水故亦以澤名元和志大陸澤在鉅鹿縣西北葭蓮魚蟹之類充物其中蓋至唐猶廣其惠矣宋王沿導邢趙諸渠灌田亦踵禹之湮迹耳咸平中何承矩塘灤之興益引諸水北行乃規其利於雄莫霸等州鑿堰六百里置斗門以資引漑今掘鯉白洋諸淀環任邱數州縣之境魚稻之獲比於江鄉大抵當時屯田所矣燕趙間泉川交注而桑乾滹沱爲巨漕徙潰無恒民數罹其災水不爲利則害聞之定襄有滹水渠引滹沱者三十餘所金劉弁

令唐縣開廣利渠以引滏水明萬厯時再濬之灌田數千畝此亦恒衛之支渠足以爲凡導水師矣鄴民之歌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梁嗚乎賢牧令陂瀆之修豈惟分水濁哉

說大伾

太行左之支脈蘇門林慮著矣散行濬縣以至湯陰內黃者皆是也濬西北有枉人山是爲龍脊岡龍脊北行達石柱諸山與湯陰內黃接蓋所謂北連巨岡左右谿澗不啻百數者龍脊西曰白祠山曰同山極西北八十里曰黑山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謂之達西岡矣其脊脈東行伏河底而過對岸爲黎陽東山周餘五十里紫金鳳凰其輔也世以黎山爲大伾者自臣瓚始後賢準諸地勢良以爲確玉橫云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杜佑擬以太行恒山說者類遠之夫自過降水以上大抵皆緣東太行之趾至大陸則仰瞻正定奚莫非大茂井陘之陂注耶杜氏所言

於導山至碣石之文不可謂非有所覩也抑又考之濬縣西枕衛流跨浮邱山以爲治扼淇衛交流之口屹然稱巖邑向本爲大名所轄雍正初始隸豫省夫大名者魏也至元明以來爲畿輔之要區東薄漕河西薄洛以通常山轉樞山東西而濬南入豫境控制汴洛昔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特於濬州置黎陽營當時所稱黎陽兵者明尙書黃福請於衛輝眞定以東濟甯以北役軍士十萬緣河屯種歲可得米百萬石可省太倉本衛之糧偉哉其爲國計遠矣抑亦深察於地要者與

說海濱廣斥

海岸鹹鹵之土所在而然不必有定指也故謂之廣焉青壤斗入海八九百里並跨有海東地經特詳其概鹵土之所生資魚鹽以養婦人有白首不識禾稻者海港窮民斯爲至苦然余嘗聞鹽土有二類乘暑雨種稔屬穫可以食土人謂之活鹽地其曰死鹽地者平衍光膩若鏡然顧以稻人法通之滌之以水疑若胥可芒種者大抵築陂以捍潮入多疏溝渠以導蓄淡水此江浙邊海境所以講隄塘之宜也昔虞伯生倡京東水利之議元托克托明汪應蛟規行之歷有著效然其議在用浙人隄障法聽富民自任佃之多寡卽長其屬視成而第課之佩以弁符俾傳其子

孫此則歸利於民一成之可以久者抑化游悍爲農藉寬東南之運而卽用其千萬夫長以近衛京師使果如所籌其爲利亦遠矣哉

附說一則

陳幾亭曰汪司徒登原言海水漫後土面輒起鹽皮易壞苗根若田常蓄水水鹹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海水能爛苗者耳食之論也近崇禎元年海塘圯海水溢港鹹不可飲農車水入田咸懼傷禾旣則大熟鹹水不害稼卽此可證按如所說海民之幸多矣有心者察諸諸城志海上斥鹵原隰之地皆宜稻播種苗出芸四五徧卽坐而待穫但雨暘以時每畝可收五六石次四五

石米白香甘滑可比整屋線稜無錫之秬貿遷得高價若江南水田經歲作苦不若此中海稻功半而利倍也蓋瑯琊之稻自古稱云按史記稱齊瑯琊被海爲膏壤此自土性之美故縵種亦宜或亦虞伯生所謂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者未可以概也

說嶠夷既畧

島夷者中海之山產而緣海山谷之生謂之嶠夷略而辨之所以定其域也青城東越於遼隔者少海耳脈伏水而勢連其間之嶠猶多也禹之通青於營者殆有以躬究於其略而首書以識耶登州有沙門島宋之流戍地也北與鐵山之在遼者相對齊乘謂為渤海口闊距僅五百里邇自新開海口往旅順城至不宿程且二三百里而近矣其中砣磯諸島多可泊且避風初無甚險者明初之遼士隸試於齊魯固猶同眇之也抑自廟島烏湖島高山島以及大小黑山大小欽島至皮島東懸諸聯絡者尤夥東西岸之為地實廣屯而接守之內海一巨塹耳燕京之左腋近矣

海之鍵戶其在登遼間耶遼海上有塌地特高廣明都督
耿忠於洪武中備倭堡也寇至所先經者永樂時遼總兵
官劉榮巡海至金線島望西北異而詢之乃築城其上置
斥堠焉未幾瞭者報東南島上舉火榮急引兵赴塌寇船
逼其下榮設伏夾擊而盡殲之自是倭不敢復窺遼前人
之於海防也具有成謀如是嶋之訓非徒山曲也古與隅
通蓋兼邊義焉君奭言海隅日出與宅隅夷殆可以會詳
云魯語封隅山
說文作隅

聖祖曰泰山之脈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
對裁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橫渡即山東諸山脈
絡所從來處也李安溪相國親承
行不及二百里益奉有準矣

聖誨而恭紀諸篇因悟禹貢導山之旨具詳所說謹按

聖祖嘗遣人往測極星登州比嶺山差一度是則海面之

說厥土惟白壤

土黑者沃而白最多瘠顧地不一其色惟以柔且疏者爲宜穀冀土白薄而壤輕厥性較爲平洵黍稷之鄉然此其概耳冀以東爲周幽州則宜三種說者謂兼稻焉大抵田之美惡視人力爲轉移三壤者別於墾功初不與庶土限也土紋縱而不蓄水者惟利旱種他凡谷隰之區無不可以稻矣蘇秦稱燕民不田作而亦有黍谷之溫督亢之腴民習惰於棗栗之產地不任責也嘗讀漢書張堪傳其守漁陽日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非今之檀順間境耶地爲潮潞水所逕滙流綦多今之豐潤玉田產多玉秔而順義以北相距不遠游其地者率惟禾黍不免土俗近乎塞上

耳明徐御史貞明請求於西北水利嘗奉命墾荒畿甸募南人爲導先自永平闢地三四萬畝未及廣所志而沮時恒惜之然其條議至詳於漕運兵屯地險宗祿諸政其所以相濟者尤拳拳焉古有言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敏練而任事如貞明世胡可多觀哉

說五百里米

一方之生備一方之耗而有餘此地力之概也古太倉之藏罔非取諸畿甸後世總制宇內萃五方之眾以噲食京師勢不得不飛粟千里顧漢唐之初僅漕數十萬石而止食之條日增而生之方以有恃而日惰勞勞之計遂積重於東南倍倍其資以致之而猶慮不給生之理不如是也近一困之獲卽遠一舟之減宜及暇豫而籌之物力足以作興而靡蹙蹙意外之警民樂於就利無倡之而不有從也土所以養人而水爲利病者半溢爲泉蒸爲雨有儲以備需不俟其合流而散消之古人溝渠之善也夫專其尊秩以督之非可久也是有司之責也蚩蚩狎於循故有變

作者必怪之其相比也多阻而違視其利也或爭至勢涉歧界尤非民力之所得攝役夫令長者民之帥也隴畝之間相視勤焉勿擾勿偷慮若家事之必密任害而導利斯強懦之情自一此非徒一邑爲也得二三良監司周其巡察其職足以甄別賢不肖而分於民未絕遠簡從所至可咨所樂苦立加以以薦斥以斯爲振激幹者著而庸必勉積歲月之劬黃茂且遍於州邑果多有不毛之區耶孔子之至蒲邑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而要之溝洫深治民之所爲盡力也洵足以覘爲宰之恭信矣管子曰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言乎積之自有其不涸也遠郊之豐輸不若勤課諸負郭斯細民之智所及知亦食其食者之所

宜采計也夫

書濡水

遼西之濡水漢志音乃官反酈道元謂濡水注難河則難
特水互受之通稱耳然古濡與溷通重讀之固亦有難音
矣今通呼灤水蓋又難音之訛也灤水出今獨石口邊外
有大山自西來土人呼爲黑老山山之陽爲民人居址今
宣府赤城縣邊牆外穰也山陰則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場
矣大抵蓊林木豐水草北魏於此設禦夷鎮魏分六鎮置
蠕蠕降人所謂東至濡源者禦夷其最東也今赤城東北
外有故禦夷城址約爲近之酈道元云濡水出禦夷鎮東
南非耶今黑老山下數泉湧合伏而復出接旁滙漸暢大
西北流逕西涼亭爲元往來游巡處明成祖北征次此望

垣址林木慨然念興亡也又折而東北逕金之桓州厥東有金蓮川金蓮似蓮而黃胡嶠記旱金蓮花大如掌金色爍人今塞外有之川以產名也金築景明宮其上夏避暑於此蓋可想其繁茂焉水又北而東乃稱爲上都河上都者元之開平府也北岸有故城周四十里其內儀天宸慶玉德慈福諸殿均至元中所建也明初廢之乃改設爲衛屯兵五千餘置八驛東接甯藩西連獨石其所以控制北庭者勢莫備焉今之上牧廠故其地矣水又折而東南爲大河口又三四折而東南小灤河匯之遂名灤河豈酈注所謂難水耶又東南數折至鳳凰嶺會二溫泉而有熱河之稱熱河自設廳治以來乾隆中升爲承德府轄六屬環數千里耕桑之闢招徠日滋齒籍殆餘十萬地何有遠近唯創制之從茲不且爲灤東一望郡耶自是水少曲折而南入塞矣自獨石口至潘家口滙流三十餘行地千四五百里灤水之於塞垣蓋如黃河之有月隄云

日用...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日... 公... 母... 取... 日...

五言者人聲之分在羣籟曰五聲在人曰五言羣籟莫克
 縷解第以宮商攝之惟生物備啟閉之具雖用亦眩於五
 而喉齒五屬參互遞代絡愈析而滋繁大抵倮之族北濁
 而促近於獸音故曰貊南輕而善轉與禽近故謂之蠻周
 人有達鳥獸言者職以夷貉隸稱所由來也鈍捷之異繫
 乎風土而氣戶罔弗同其日動恒相忘於習後之等其音
 者中地肇於三十六母自牙而舌唇齒喉極於縮舌而止
 童稚熟其一他輒脫口貫盡蓋亦機竅觸發自然相循之
 用也藉十二攝攝開合口各等之字以就其母彙比以爲
 較斯其豪芒無可遁第去入韻之複並無音或窘於出且

混者其音之差率三千餘約之猶無字者多耳然而肉聲之爲變至矣今夫含吐之據雖極詭瑣而衡別之則洪細縱別之則高下斯二者而已學者會眾音而審其情洪洪然者宮倉倉然者商隸之於喉於齒序而定爲牙爲舌爲唇茲惟其五綱耳由唇舌之運細區之則五者各有清濁次焉正音之餘復有半焉喉四字有深淺二半舌異翹縮翹而縮乃住益不翹九音蓋肉靈而樂器渾願靈者以渾齊之雖極洪細之別其五綱卒未有以踰也同一音也重出爲平輕出爲仄平析陰陽仄析上去入於五聲揚之抑之且不勝其數製律者截取音之中以十二爲準口之界不齊究其爲高下之情範之矣母之有子每統四聲於洪

細辨之中辨高下焉律之旋宮也自宮始下之爲黃鍾高之爲半黃鍾七音以嬾而竟經緯相乘其爲貫眾聲一也樂調以宮律判調之逐字復判宮律擬之韻書集羣音之消各屬於四聲分部樂不必壹於韻而律有必諧厥例實近特字千百其音在書析其微而協之樂則渾於攝耳姚媯之代未以韻學傳顧不明人聲曷以訂宮律五言諦剖要未若後之圖其法也夫上而賡歌下而謳於衢諧之律同而不忒非精於口耳者莫決此出納其有專所責耶歌之逐發必永以晰務人南北胥語導者於方音通轉之故聲器相依之節次舉參錯其端罔不討會融然焉斯播之遠邇可以洽同文之化世降采詩廢失二百篇之集孔子

手訂以存其樂奏之層折音讀之清濁異同畧可考而識蓋尤繫古今之通也夫律學與韻學兩者孰無以合也抑盍嘗從容於雅南之教滙而心貫之不猶有音韻之總源在哉漢志引書在治忽作七始詠古文近而訛也七始者五聲益二變猶禮言六律十二管義相承屬前人多是遵之茲讀詠屬下句詠爲永言出納之樞也較尤顯確云

金滕解

去古遠而說多歧則誰信曰信理勢有古今理無異致有如少主在上爲相臣者不孚任於王而矯王誥舉師以出淹二歲不反於理協乎又如叛人就獲爲將帥者不獻俘於王而勒三軍遷延於外貽隱語以相嘗於理協乎羣疑泯泯犯嫌跋扈此明智之所不出也會周公而行躁亂哉周公之居東也說者以爲是東征也愛兄而使之聞無稽而遽誅之何周公之不審也吾謂監殷之役遠在東方其謀撓相權讒言構扇必其使私黨潛布關中以顛倒愚民之口耳其始發聞時雖智者不能料其所由來卽知之亦未必敢驟以爲決而謂可擅兵相加乎且同爲天子之叔

父罪狀未明而頓相推刃顧不慮士民之不為用乎為周公計者倉卒不為之動固已然無以釋冲人之疑且夫東都者武王之所欲營也以輔弼屬之二公而身自出鎮朝野習其故則不驚既以遠去破不利之讒且地近商畿即陰以察非常之變逮遲之二年主名既得用託辭以悟冲人亦適會感天變翻然親迎彼管叔者叛迹既張鋌而走險於時作大誥歌破斧上下孚心從容靖亂此所謂跋扈而不失其聖也而豈孟浪以逞其怒哉然則鴟鴞何為指祿父乎夫通謀歷二年遠近知之必悉不言管叔之助亂而言祿父之誘取所以痛親而為之辭也其次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夫未雨云者傳言與而思

預防之謂也其二章四章大抵憂危懼變之深而非若東山詩已事之欣慰也不求諸心理之安而同惑僻說適以資後世擅將之禍昔富弼范仲淹遭夏竦之構易石介與弼等手書以伊周為伊霍并偽作介為弼等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天子雖不信二公懼焉適契丹伐夏二公遂請行邊嗚乎權而得中其深識周公之心哉

自是正論

之謂也。聖人之化民，莫如禮。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呂刑解

周穆王命呂侯作贖刑先儒疑其荒嬉失度不給於用壞
 法令而為黷貨之計果如所疑而聖人錄之書是教萬世
 以貪而屈法也典謨者垂法之書非詩兼美刺之比何取
 乎涼德而載之夫呂刑者穆王仁民之至者也人之痛莫
 慘於毀身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肉刑之設古制以懲
 凶頑而不能禁善良之不誤觸罪當而情哀迹似而實非
 一入於爰書則受者抱無涯之痛昔帝王體上帝之衷而
 通其變其適爾誤者心可諒罪不可逭則減之以遷徙全
 其身舜之流宥五刑是也其疑而在法者無犯之實有犯
 之迹則赦之以貨物贖其拘周穆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是也夫法可釋而猶不遽釋者人固無辜矣而不能遽於
害必其素之不知慎者罰之所以儆其後故曰罰懲非死
人極于病凡所以赦之而罰之者何莫非所以仁之也而
豈鬻獄之謂哉且夫鍤之所謂金後之所謂銅也罰金之
入司兵以鑄兵耳非掠以爲利也古權準今三之一百鍤
之積不踰今十三斤有奇直今幣不踰白金三四兩極於
千鍤十之而已古民有定產無殊貧殊富區區之輸已足
示懲而民不罹於枉刑不窮於用豈非大公至恕之道耶
迹周穆所爲佳兵務遠好神怪之說一後之漢武而耄而
悔過亦如之然則呂刑者發惻隱而恤民窮與輪臺之詔
其用心何異焉

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

易之法法天天太虛而已轉一氣嬗四序神萬化太虛之
用廣易括天有太極之蘊畫陰陽分老少象氣形一泐淪
之推衍耳不探諸天烏知易耶夫高厚者其體使無以妙
其用而何以爲乾坤則日月者乾坤之運也太古之表其
氣渾渾焯焯陰陽肇判氣升降而流矣而其精則凝而不
散焉陽之精凝爲日日眞火也質團而光燄巨故所炤無
不周測之火遠視若盤而燈則豆日之大於地可推也陰
之凝爲月月水精也火喜於合水隨在善分故又繁爲經
緯星月有大地影水內影也月耀於夜水受日而生光星
之夜耀水以闇而精明也地之陽所結爲熒臺爲火井火

必附木而其耀獨虛然而常不息地之陰結爲汞汞能發
鑑明內照而受光其流而聚則爲海散而含則在砂夫結
形於地與浮精於天其理本不異而人且以無著疑也地
尙舉於氣曜獨不能麗於虛哉日之行有陸焉斜絡於天
腰之赤道迤南北各半極迤不踰二十三度奇大氣日一
周行漸下近地則漸緩月位最下日行不及十三度強日
及金水星同次僅不及一度餘星以上而縮益微要皆隨
大氣自東而西故日道爲列曜所錯交蓋舉不越乎腰輪
限也人處地上以所處距日行之遠近而異寒燠行適中
則寒燠平月領日之光於夜而乃有不及漸明而盈
且晦爲一周約一序界而二之間閭之候畧可仰而識故

日月行而四時之政成焉由是則地冒陰於上爲潤天伏
陽於下爲蒸一氣之交相感也堅質相戛摩則火發火炎
上而下濟氣所激隨在皆火也暖物之置下必濕水潤下
而上濟氣所吸隨在皆水也陰陽流轉其蕩爲風其暴者
鬱而發者也塞高海曠處溫肅炎寒氣各從乎候或發之
方也其勢之騰撲馳旋亦或因四時而異也雷之震由地
陰蒸陽動火挾土氣衝凝陰而上迸徐則聲徐疾則聲暴
土氣得火煉或爲楔椎之形其顯神怪亦形之茁於鬱陽
者耳猶龍之乘雲其收發以時者蓋莫非氣動靜爲之也
類於風雷者可想也地本陰體其牡爲山陰之陽也牝爲
澤陰之陰也山澤必氣通而生物暢陰陽之訢於合也動

必根靜則有關亦有翕凡所生生其無非稟命於四運也
四運順而乾坤之性遂亦諸子之性畢遂夫切而求之太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固兩間自然之運
也古聖俯仰之際得其理而數以紀之陽之數奇陰之數
偶數無不變變偶者陽之極變奇者陰之極則數別老少
而成四積而三焉參錯以通其變斯卦衍爲八其理有所
原數也而象在其中矣夫闡天之學莫精於易視憲家之
窮象數而理之奧特備焉微哉確乎其造化之門乎

天左行七曜右行自來憲家主之於算較捷前人有以
逆水之魚爲譬者果爾曜皆自行則恒星大小千百勢
有遲速當不勝其參差何數千年來雖間有移動初不

甚相遠乎或謂以高下分氣之遲速其說可通固已七
曜之行道交錯豈氣以高下而亂乎是當測之漩水矣
水同一漩而漩中之絲路層析其車葉之隨行者因之
或離合不一況天氣渾圓無斜直而非圓轉者乎此畧
可以推其故矣月時之分第就民間所知者概言之不
遑舉算也

自記

原細縲化物
 曠然者其宇也物消息於其間而成遞延之宙於是乎宙
 以運宇焉物物之生物物之自相生也而有天生為之宰
 者天之為物也清氣不能生醇氣乃生清氣天之純氣也
 其初猶未有生天氣與地氣交細細縲合靜氣為動氣
 動則靈靈則變而形生肇焉形形靡一大抵皆濕化類耳
 脫陰陽即自肖陰陽交嬗日滋而氣之靈遂有所麗而形
 微散之氣乃為蛸蠕之屬自生耳其中易其形者氣之歧
 於感者也植之根在根動之根在鼻故植生始根動生始
 鼻植根於地地皆天之氣其實亦根於天也動之游於虛
 猶水族之游於水其呼吸之交內與外通故其根在鼻易

原細縲化物

曠然者其宇也物消息於其間而成遞延之宙於是乎宙
 以運宇焉物物之生物物之自相生也而有天生為之宰
 者天之為物也清氣不能生醇氣乃生清氣天之純氣也
 其初猶未有生天氣與地氣交細細縲合靜氣為動氣
 動則靈靈則變而形生肇焉形形靡一大抵皆濕化類耳
 脫陰陽即自肖陰陽交嬗日滋而氣之靈遂有所麗而形
 微散之氣乃為蛸蠕之屬自生耳其中易其形者氣之歧
 於感者也植之根在根動之根在鼻故植生始根動生始
 鼻植根於地地皆天之氣其實亦根於天也動之游於虛
 猶水族之游於水其呼吸之交內與外通故其根在鼻易

水而虛則燥掩易虛而水則濕掩均之失氣則死也氣之不可見也自遠視之則蒙氣見自隙日視之則塵氣見無在非氣斯無在非天大抵物生於天即繫於天若果之繫木特以流徙於上下而不覺其資食以實猶植之資水以潤第長養之助而非所以爲生之根也且其爲形也首腹分清濁藏府分升降支竅骨肉分奇偶於剛柔以至氣血之充莫非本陰陽而象之其外氣之激爲聲顯爲色歛爲味散爲臭則受之具備焉內氣之通爲音瀉爲濁則出之具備焉所謂有物必有則陰陽自然之用也豈物物而爲之制耶極而推之鐵之內有蟲火之內有蠶鼠生物之軀有虬虱氣無乎不到生機屬焉生即氣氣即生信乎氣之爲至靈物也嗟夫人處於氣之中而恒以私居而心自恕也抑知其息息與天通氣之爲靈弈弈也可勝警怵耶

原洪範五行之說也。五行之為目要矣。哉。蘇汨之有扈。侮之而敗。禹府之而興。大抵生人一日所不可廢。特揭疇首。蓋行之為言用也。猶之五材也。而說者以範天地之運。於是生成生克之辨。蔓焉。夫範既云本洛書矣。而復以易繫天地之數。為本河圖。而並牽範五行合附之書。耶。圖耶。水火互根。數分一二。土為物母。數次於五。此何以通耶。為生克之演者。猶之幹支之屬時。技家藉以標其推測耳。其克木也。金孰若火。其生火也。木孰若土。火土互相生。水土互相克。亦可偏定乎。金生於水。可以言生水乎。木生於土。可以言克土乎。舉而歷究之。斯類蓋不足深詰已。且兩間亦積氣與形耳。氣之溫

原洪範五行

五行之為目要矣哉。蘇汨之有扈。侮之而敗。禹府之而興。大抵生人一日所不可廢。特揭疇首。蓋行之為言用也。猶之五材也。而說者以範天地之運。於是生成生克之辨。蔓焉。夫範既云本洛書矣。而復以易繫天地之數。為本河圖。而並牽範五行合附之書。耶。圖耶。水火互根。數分一二。土為物母。數次於五。此何以通耶。為生克之演者。猶之幹支之屬時。技家藉以標其推測耳。其克木也。金孰若火。其生火也。木孰若土。火土互相生。水土互相克。亦可偏定乎。金生於水。可以言生水乎。木生於土。可以言克土乎。舉而歷究之。斯類蓋不足深詰已。且兩間亦積氣與形耳。氣之溫

者爲陽潤者爲陰渾合充流胥內攝於無迹其陽激於陰則爲雷電而火形陰蒸於陽則爲雨露而水形固知大氣者水火之所蘊積也地乃以阜然巉然者與盪摩於其際寢溫寢濕寢燥寢寒噓吸歛發地相從爲交貫而百物乃以生焉是故窮兩間之用虛則水火二氣實則厚土斯三者而已其木金地之所產何敢羸焉水流行地中顯爲江河伏爲眾脈就而察之冬之井無不蒸夏之土無不溽則火亦隱而周也水火爲地所統攝舉一土而無弗該矣昔皇帝問於歧伯曰地爲下乎岐伯曰地人之下太虛之中也帝曰憑乎曰大氣舉之夫地雖備蓄夫水火要亦氣之所包舉耳天之始也水火一氣相爲搏激久而若雷雨之

漸霽氣澄於上其始滓結於下復氣以充之以積以長於是乎枵然塊立譬焉之直翅而浮空地乃形於氣中焉剛內生而金石柔外生而草木生生不一而世境以成夫土者水火之子也原最初之運祇水火二者奚有於五行夫一陰一陽總肇萬象其精理蓋莫具於易矣範之所陳言性言德言味第舉利用之該切者顧釋天以爲據數何哉或且參諸五事庶徵拘並爲說夫惠吉逆凶理固宜然而奚以是膠膠爲其說愈確其理愈支後之學者蓋喻其繆茲姑弗具論云

法哉哉具備云

矣以其類類者其類雖異其類會夫會之理皆靈者其

如且冬前正事無所成非並然猶夫惠古以凶臣國臣於

此皆其言而無所成非以之為其類也夫天之以

其類也夫天之以

之理也夫天之以

而天之以

夫天之以

夫天之以

伊嵩室文集卷六 外編

盱眙王效成約甫

原鬼神

生機之發也至幻人狎於見而宜之至物之無形者惑焉夫無形之與有形特一氣之為往復耳區宇之內在天有星雷在地為川嶽凡精氣之所萃結莫不有靈焉寓之其全體則渾然矣譬生軀之鈍氣之所充一指一膚無觸之而不有覺也管子曰流於天地之內謂之鬼神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夫賦則為形含則為靈非皆一物耶降莘言石則人事之觸召著者其變也山林不若物之能為禍者沴氣為之也人之邪

心或衰氣者崇斯乘之老子謂以道治天下其鬼不靈馭世者必絕其通士君子亦凜敬遠之義形與氣各行其所行而已昔墨子有云有天鬼者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爲鬼者精氣之爲物也物之復爲精氣也仍其一理耳其始死也謂之游魂人之髣髴存焉久而焄蒿之狀恃子孫之精神以合之必其積情之壹有以全乎所爲不貳者乃不遽渙而神焉強死爲厲則心之寃結也有所歸斯釋然泯矣列子述林類之言曰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水之爲漚也後漚非前漚而前之爲漚者未必不復爲漚也爵爲蛤鼠爲鴛鴦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誦漢賈生之賦其善言鬼神無以易於莊生金人銘有之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君子慎修其所可據者則其反而歸也可知矣是庶幾達於幽明之故者

此等日朱眼出為眼玉昔
謂此何似矣最烈發對
此等日朱眼出為眼玉昔

原惟人萬物之靈

食息之需也鳴視之用也牝牡之與生死也至纖之物有以異於人乎而人之靈於物超超如也天之偏於賦耶抑其自然之化也六合之品彙植者縱生動者橫生人同動物之流移而兼植形之修卓所以靈者心耳心圓而下銳端立則端懸端懸則其為用也周而能達古人心覆則圖反之言信矣昔岐伯有云赤色理小者心小粗理者心大又云心小則安夫心安而後神明出焉內以準外相人術所謂智慧生於皮毛是也人之澤然而俛也有不迥別於茸以粗其外裹者耶清清濁濁亦各固器以為受造物奚容心焉今夫氣猶水也水一而已粉飲之則潔泥飲之則

汚水果有以異乎而氣亦未始無異也原總而流歧其內
含之理因之氣有動靜焉得靜氣多者爲仁爲介爲緩爲
忍爲小心爲簡重爲沉潛其濁勝者在人爲鈍耳得動氣
多者爲智爲通爲敏爲幹爲激志爲邁爽爲高明其濁勝
者在人爲躁耳氣有剛柔焉得剛氣多者爲嚴爲直爲矜
爲任爲斷爲進爲可與立其勝於濁者在人爲暴爲肆耳
得柔氣多者爲寬爲曲爲謙爲和爲謀爲退爲可與權其
勝於濁者在人爲迂爲懦耳人之稟純以中者不數出而
或偏則陽或偏則陰若春秋之異溫肅奚莫非時氣之正
其奸邪且蠢者則厲氣爲之也猶上聖之爲祥嘉也適然
之運而非可以概其常夫均是物也而冠服其形智良其
性一蒙於習而莫悔日剝月頽其夜之存者無幾而陷乎
其頑然恣乎其悍然貌之具猶人而性之真則已毛羽也
可懼哉

論語釋

古者以禮賓多士而論其俊秀司徒以往樂正司馬皆有
論而鄉論爲之根焉司成以時相導論於東序謂之合語
其數自樂正授之固具有其書意所謂法語者或其稱焉
司徒頒鄉吏之教法而州黨以時月與所治之賢能讀之
此亦郊語之有定簡者由成均有道德者之分教下至二
十五家之間勸學而糾過其考之也有論其詔之也有語
蓋鄉國學造士之禮實備夫鄉三物與樂之六德六語大
抵倫物淑身之故雖其際畧詳淺深自各有次第而要秀
民所莫越下以此修土以此導此封域德藝之所以茂乎
詩子衿之刺作而先王之迹蕪矣孔子志輔裁一世而卒

發歸與之歎乃與同志者日相傳肄本文行忠信以揭其
 綱啟致力之塗轍別所詣之密疏無以異於鄉之論與語
 也老彭之比殆昔之不自作而以述播者一稟古庠序之
 典而非始創為之尊焉士大夫歸老其鄉有左右塾之坐
 孔子非必職於教官而師儒之自其業也則論語之所為
 名者嗣弟子蓋有取焉其亦鄉先生之任乎昔孟子琴歌
 於莒有曾子講堂在焉而齊魯諸生習泗嶧之風子長氏
 之所從講業也蓋論語者禮之所以稱而講必儒者退居
 發身心之所自得以與學者往復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斯百世之師哉

讀樂記

生之相交藉乎聲障能通遠能邇機之妙於虛也夫天之
 生物也以氣其運物也以氣而物之自為運也亦氣耳芒
 芴之際氣有激之而聲發者風之播蕩是也在物有以股
 切鳴者樂之絲實肖之氣有相搏而聲發者風之撓水是
 也在物有以翼鼓鳴者金革石木肖之氣有促之而聲發
 者雷迸於凝陰是也在物則以竅鳴者竹及匏土肖之革
 木節樂金石專一絲一弦占一聲惟竹善流轉兼攝匏土
 而便選截故裂竹以為樂準樂必以人聲為率聲之用無
 越喉舌齒唇五音攝之不盡加二變為七音每一音復別
 清濁高下則律以辨之取其適中陰陽各六長者濁以下

短者清以高以十二乘七得八十四調而旋宮之義備焉
律之分寸約算爲限損益之數上下之生不免牽就以通
其窮特取便於記耳律有據而後絲竹之長短金石之厚
薄可準也音成必審以定首音至八音之間七音出焉律
音近則難別呂以間之故必陽從陽陰從陰六數窮乃半
其律以濟之黃鐘宮或大呂宮則半之爲變宮下半太簇
與黃鐘叶半夾鐘與大呂叶七音中定而清宮乃相旋也
舉一調眾器交合遞節中必兼七音環代而以本調鐘磬
爲發收斯有貫乎其如抗隊矣此樂之成也金革匏竹土
木中虛石折而旋絲支於虛木大抵乘虛以動故其感最
捷記曰草木之無知可從而動也鳥獸悉關於律則形氣

通焉鼓宮而別絃少宮躍鼓商而別絃少商躍器何有知
而聲以彙感況物之稟生氣者乎後之樂非古矣雅律無
定議而燕樂以徵及二變少流美減之僅二十八調其遺
爲十三調日就省便竹易律以四上等字且遞以尺八琵琶
爲音宰顧器數不同而譜不外乎音律相旋其音則無
非是升降疾徐耳夫擊筑吹笳聞者流涕其怆怆乎人心
晚俗之音果有以異耶傳有之修其教不易其俗使第卽
優所爲者禁其邪駁擇南北曲之具感懲者訂之絃管調
其音使舒而不靡亮而不厲聲兼容而愈顯其使蚩蚩躍
然以喜惻然以哀蓋有其至切近者嗚乎步虛令人曠梵
樂令人悽軍角鼓聲令人慄慄如音之無不感人也類然

矣因而導之是所希夫留心於動物者

其音則始而不辨長而不通聲澤容而愈顯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其音則然

詩音辨

方音遠近之訛有同呼而異音者非訛之於其習也清濁

輕重之間耳嘗細求其故蓋莫越發收二者音之收韻部

是也音之發則所謂字母者收音之訛人所易辨至訛之

於始發率微乎莫察人共此喉舌唇齒發音之根同而氣

稍轉則別水土之剛柔紆急莫麗於國風而輶軒之陳初

無乖隔其間譽不免參差者則厥原有得而推邛以敦韻

遺摧讀為堆蓋同舌頭之首音秦以中與驂韻切若陟林

則舌上音同其旨幽之冲與陰韻為直林切則音舌上同

於次古豈有韻書其通者本乎自然而時有舛出則發音

之或轉也然亦有古本不殊者若心韻之風及泚瀾韻之

鮮厥彙差廣原唇齒之同無非發以差而後遂遠耳且南以害爲曷輕重之別同於喉也胡何均其變矣匏葉之印亦我也同牙之末音猶之吾也古余予之異稱人以是爲文之異也而抑知本運吐之有稍移耶通三百篇詳討之南北古今之歧而無不可貫一言之偶不符者卽此可窮其變世之斷斷於審方音者此其要系矣字母之說雖未析於在音而其脈則有可以研尋古形容事物之辭每以蟬聯出之口吻之諧根乎天幾謳謠尤多其用有所謂疊韻者參差窈窕崔嵬之屬其顯焉至雙聲字必同母不叶而叶參之與差脚之與蹶皆齒音以唇邂逅爲喉音是也若優游輾轉黽勉則尤同發而兼收者詩之爲是類夥矣非必等而區之要其竅具之有同然不參之羣彙乎牛之音在喉其物也而或肖之以喻羊於人爲唇音芊也而亦謂之嘖鵠之呼喞喞也人以齒音寫之更名以接接舉天鳴之所觸肖者不必齊而究其韻之等在也波聲之法而亦似沆雷之轉然或近乎碯喉爲天地之元首音於斯可悟喉之竅宏而渾益之以眾器斯乃多所錯紛而要以九音程之不但百變歸於攝耶持此以證多口可以通曬如之窮非唯韻部之出入便今昔之密於稽也此亦詩之教也夫

出夫

之類非謂諸儒之出入與否也蓋其所以為儒者非以其學之有與否也而以其心之有與否也其心之有與否也則其學之有與否也亦隨之而變矣此其所以為儒者之真諦也

何烈女記辨

道光九年正月五日敝扉坐閱衛公哲治所纂淮安府志得雙烈祠記事甚偉其一為徐氏淮農家女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進甫三月進挽漕赴京師溺焉人以其遺衣歸徐竊衷之而殉於水事在成化初其一則吾泗產也正德四年推官馬駿記曰何氏泗州人小家女未嘗妄言笑父死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泗傳為北通州人給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之蒲浦坊誘為妓女泣不從私謂隣女曰渠以介婦聘今乃欲為此甘死不受辱越日畱一賈逼女事之女不勝忿良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剄事聞都憲張公敷華遣吏

往案夫婦與賈俱逸乃命所司禮葬於府之窰溝已而苦旱人皆謂冤氣所致郡守楊遜表其墓祭之果大雨蓋宏治間事也泗志載其事云其父鬻於淮者其端末亦不具故亟錄存之而是時盱眙亦有何氏二女死烈事二女長春景次進喜不詳所生鞠於祭戶何雄爲女將笄逼爲娼不從聯投於淮適邑人慶雲令蔡維藩歸渡洪澤湖二尸逆舟首駢立水中異而起之貌如生詢悉其故爲歛葬於慶先門外同邑駱州判仲明請諸巡按葉公聞於朝詔特祠祀繼朱公承制創祠於其死地名曰雙貞嘉靖十二年巡按張惟恕記於石有司春秋禮薦至今著爲祀典盱眙泗屬邑相睽淮一綫耳而並時挺生如三人者何其盛也

明孝宗時號治平其鄉居士大夫類好義而有官君子率厲張風教雖閭巷纖弱靡不得彰其節卽其時風尙可知洵乎其盛已清河志彙入雙貞謂爲其邑產流居盱眙者又稱與府志何烈女爲一事二者時與姓雖偶符而一爲二女居盱眙一爲一女籍泗州其事蹟祠墓鑿鑿迥判又各經當時有司表明胡可謬合哉草野間卓行何限其幸以著而存者僅矣奈何十一千百之餘又復率妄臆而亂之也可勝慨哉爰記而辨之以正其訛

如笑語而後之以此其情

自對矣奈何十一千百之命又於率矣觀而

細而後矣聞而合好草澤開皇子何則其幸

一文風刊部一食一文餘四州其事觀而基鑿鑿成昨又

又爾與志回照文為一事二善訓與我雖為將而一風

何平其器日而西志集人變直其風其風其風其風

爾是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

即之矣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其風

送談子北上序

談子晉巖既登賢書將獻其藝於京師余惜其別之遠也
乃為文以送之古謂諸母皆母談子為余仲母之歸孫故
亦有中表誼焉少同里閭而戚誼甚疎後以遷居邇遂恒
晤十餘年來過從日密於間黨戚交中尤跡狎而意親談
子與余皆世業儒談子王父少力學成療疾卒而余仲父
談子之王姑夫也及余季父皆不獲科舉居時與談子談
及先世事每恨族姓衰零日就湮替無能承先人遺志以
推大其緒輒涕泣久之談子尊人與先君子皆因貧故徒
業常以為憾余兩人以寒童子附學蒙塾而余尤少孤與
談子恒相幸勉余年近三十得咯血疾幾死者數載始強

起而談子甫壯病亦同方皆懼衍先人疾墜其身是痛又
違間業余以病故習方書畧知衛生法體日以厯而談子
任余藥之從學其攝衛革肉亦頓發兩人者行皆噓噓然
喘相顧病軀類於樗木擁腫則時相調謔以爲苟幸可以
無死則庶幾無忘先業今者談子乃能脫穎而出以爲里
耳目榮而余惟才不副志旣自慚而觀談子又幸衰門之
不終廢也嗟乎余年四十二矣抗讎乖俗輒作輒窘遭庸
儻排侮日惟韜吟談子顧暱就於幽憂落漠時相諧語晨
夕察其意良厚夫人當厄塞時卽不相習者得一言之
溫徘徊胸中不能去況其爲久故者耶去冬談子徙宅縣
治南違差遠方恨不得日見今更曠然有數千里之別慶
談子之將昌其學矣而余筮易得蹇之睽蓋重不勝其私
情惻惻哉雖然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士不以遇之
坎壈而自損其行焉又云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往與談子
期終身要之而何有於暫時契闊哉請歌斯詩卽以爲余
後此之思君子也談子行矣

記火

邑治東北偏有養濟院官設以棲貧老廢疾之無歸者道光七年十月白晝火二瞽婦斃焉一火發猝不辨戶櫺摧乃壓額體灼爛死一尙臥索脛衣不得人呼掾之弗肯出焰盛匿身水甕中冀免焚口鼻熏悶死哀哉生人之用之窮於無目極耳又無所依恃而蟻食於官以僅生乃復以火死彼生物者其可知耶然迫冬寒凍雪屋朽陷綿糜不給其不火死而倖生者亦岌岌耳生物者物必有以生物生而不克全於生而生之用於是或窮其必均生而豐於勢與德者之補之也又其可厚責之生物者耶婦丐且廢域死地不肯以露體免殆羞惡之良而然民秉之足最爲

善信諸而奈何其俾至於斯極也其屬哭之哀余過焉雪
涕無所為辭而姑記之

亦有意

記龍

事有詭特而道闡焉者芒眾以為怪達者觀其深夫太冲
芒漠之中融暉流轉翳蔽澤解搏颺颺然有聲訇然有色
殷駭人惟狎也而莫之訶猜泊乎雨星言石暴震殪物槐
自燔漠眩氣日者瞿瞿然耳而口之色振且駭咤不已而
不知皆陰陽之迹也道光八年五月丁巳夕有團晶二曳
輝仞丈許墜於霄宛迤東首曜可視地芥更刻乃晦戊午
日中風發二十里外扞頭橋簸石捲木屋蓬飛壁仆男婦
號立瀑淋中霹靂若天坍霆睽睽攝人俄雨益悍二龍挾
風擁雲上下鱗角閃豁爪搏張尾掉赤龍畏其東欲鬱噴
激謝村百十椽立燼越日傳彭城岡許村有老柳擁腫洞

腹唧蛆窟其中夜懸柯光逾二燠許氏覺聚室計驅之雜
賊鉦爆黃硝煙震匝樹厯數日夕唧蛆冲而上旋振西逸
若二星之流翼日龍攫鬩於圮頭橋近居災焉核見聞蓋
信顧徵於記龍畏唧蛆當避論者疑其誕而莫敢質也或
曰唧蛆妖能戕生命天役靈使多其助以誅之夫害未即
祛而生人病何在上之不審也或曰龍嗜珠凡物老胚珠
若蛇蛛唧蛆之屬龍必格而攫之殺生物以劫其寶又虐
播於眾庶而假之神天之蔽也有是哉物之不察也夫唧
蛆之屬陰之毒者也壽且巨老陰極而將變者也是其象
在坤之上六矣陰類肆張剛陽來伐弈弈天心有伏罔竭
卷伸靡恒觸僭斯發確德御天是兆靈物毒螫幽盤闡蔽
之墟躍淵憎剝奮躑乎捺挈血渙均夷二元黃則區而乾戰
陰退民得載乎大輿夫天以二氣用有陽煦不能無陰慘
其勢也極獨陰而苟無陽以制之則盲否濕沍魅魍怙驕
生類或幾乎殲矣夫凍霰烈而惠風至北地凜而石炭生
此亦自然之運也天置心乎哉然傳有之可使由不可使
知是蚩蚩者懾威而省愆歸之神可也

神通之文似有意於奇

伊嵩室文集卷六
 記瀑
 邑負山而居枕東山曲有街亘二里許自嶺屬麓下平阪
 以抵淮峭若屋之瓦溝人家左右夾如覆瓦隴然夏六月
 暴雨至澇奔騰大發高三四尺挾泥沙礫石直下穿街若
 科中行街半有柵門湍束益排突級石崩流分北巷趨下
 勢坳砒益甚穴贅地能沒人其直西者遇南巷山溜出衝
 截作洞旋勢沙石渟焉成小渚過做廬門濤頭特北迤趨
 對宇諦視之蓋鄰肆崩階石梗溜底激而衰連三日雨四
 發驗其跡不易夫水自高土發則猛迅而泛濁左右約則
 徑暢不容分其隘出也鬱怒其旁下也縱狂其遇強敵也
 勇奪而重阻沙能聚沙長石能挑溜移觀是而水之變約

記瀑

邑負山而居枕東山曲有街亘二里許自嶺屬麓下平阪
 以抵淮峭若屋之瓦溝人家左右夾如覆瓦隴然夏六月
 暴雨至澇奔騰大發高三四尺挾泥沙礫石直下穿街若
 科中行街半有柵門湍束益排突級石崩流分北巷趨下
 勢坳砒益甚穴贅地能沒人其直西者遇南巷山溜出衝
 截作洞旋勢沙石渟焉成小渚過做廬門濤頭特北迤趨
 對宇諦視之蓋鄰肆崩階石梗溜底激而衰連三日雨四
 發驗其跡不易夫水自高土發則猛迅而泛濁左右約則
 徑暢不容分其隘出也鬱怒其旁下也縱狂其遇強敵也
 勇奪而重阻沙能聚沙長石能挑溜移觀是而水之變約

徑暢不容分其隘出也鬱怒其旁下也縱狂其遇強敵也勇奪而重阻沙能聚沙長石能挑溜移觀是而水之變約

畧見矣引繹而觸通焉其則良不遠哉銅儀之制也象天體而寫之機輪激轉七政之運行莫不可驗然則是亦河之測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知其道者大小一之矣可勝悟哉

刻刻殊妙亦有微欠自然處

傅先生傳

傅先生名登魁杏邨其自號也性篤於書家貧自適市行道中每手反復市物諦視蓋以拒聞見默誦所課經經皆自寫手有顛掉疾日短視執筆則附着日皆旁離去輒掣縱不能下有司試策士對率支衍或匿策入先生乃刺取通攷玉海中諸要故嚴誦之其年號篇目零雜審記新安汪司訓曰傅生讀書人必達今時銜恤殿一科矣司訓名綱江慎修明經都講生也先生貌黝黯而龐樸率少文飾不識者疑鄉老然與朋儕討會古今及詩文辭恒恣議上下其壯邁殆不類老生徒效成童子時嘗師先生顧弗甚省記道光十一年秋應省試渡江與先生季子粹亭及故

受業弟子談鶴齡同舟每及先生鶴齡曰某年二十從先生學於雲山張氏所先生四更率起讀呼鶴齡舉火夜坐燈膏涸不聞雞曉聲天寒甚弟子羣趨張氏竈燎薪攢溫先生仍入寒衾臥其刻苦視少年特甚未幾以暴疾卒於寓齋卒前一夕猶夜讀不輟鶴齡實侍先生殮也效成是歲及粹亭復被放而鶴齡與解先生伯子式金文學手先生狀授效成爲傳狀稱先生與省試者十四凡四薦而不售效成讀旣與式金相對嘆叱徐曰式金少侍先君子授讀招信江氏江君某始就塾歷十餘年江君舉於鄉而先君子逝去已七載矣嗚乎人其果有命也耶里巷博者屬數人必有一二勝勝果命爲之耶抑技也然日連博卽一人亦時得失技耶命耶有驗有不驗抑會其適而然耶蓋難言已先生虛中樂導後進尤才同里汪君云任云任成進士今官郡守先生於知人何確也嗚乎假先生得一第以昌其業亦嗛嗛耳然以作學者之志庶里俗信焉而並靳之豈唯先生命哉

傳人進士命姓

柳選貢傳

乾隆初閩郭侯起元來令盱眙郭爲蔡聞之侍郎高弟學有根末下車卽修書舍集生徒教之延賀進士鳴詣爲之師王子曰余嘗聞之傅德容云靈皋方先生時方告休書來與賀進士曰諸生宜人置通鑑一編課時相講習之異日必有人材出乎其中蓋吾鄉俗素質闇自是文學士叢起而毛博士藻最著藻舉於鄉試春官以兩主司爭選首見奪遂不試就校官金陵所交多當代名人其容山堂交至今士傳習顧其時柳選貢墀才尤高墀性磊落崇氣節與文學葛登雲爲賓主授讀於其家久登雲謙厚好學稱石交焉秦學使潮校士院歛號知文得墀文激賞之選貢

太學堦尤推稱同里高東璧唐振振東璧奇才早世堦亦
卒不第折挫以老其所爲詩歌激壯似明遠子美而眞性
獨攄挺成作者然迄無所發露以死而鄉人士至今譚大
義者率口可村可村喬姓名貽聘歲貢生工詞賦眞率自
放方試時輒高等與羅舉人恕相上下恕性嚴峭諸弟壯
強侍不命不敢坐遇無禮者必面責鄉人尊憚之貽聘特
喜諧狎後生多樂近而稱焉嘗館青楊鎮所輒私出挾酒
徒噉犬肉醉謳以是不終歲而罷佳時常獨行谿山間或
偃古寺竟日有召飲輒至坐有不可者卽茹語而去天長
陳人杰贈詩稱其高潔其中蓋若有所鬱也弟貽鈞亦舉
人治古文與副貢孫志芳鄰志芳績學手抄十二經數易

均以文行相敦勉喬故族居喬家橋貽聘所居曰可林達
詞也貽鈞美其產曰篁村而柳村近其地柳堦移家焉志
芳亦續至其宅曰新村羅恕家永興鄉相去十餘里以其
地陵樹參差曰畫村五人自署之因以爲號鄉人所稱五
村是也羅恕年最長悉兄事之每歲時恕跨蹇驢來一童
子先主人肅衣冠拱俟門外子弟控騎請下恕拂塵囊出
高題幅緇布表衣更而入升堂再拜主人再拜報以次周
至四人者家遂連日夜聚論古今事不輟五人者雖皆無
能自振而友朋翕聚故可樂也是時泗州歲貢王佩蘭好
古篤行其弟衛鈞游太學有聲舉京兆以教習令上蔡及
任而卒與諸君子亦夙相攻砥云王子曰盱貽界江淮而

地僻左山谷草木蒙雜澤香生槁其開闔如也考康熙時
 有李知州嶧瑞素封游廣為王阮亭弟子有後圃集行世
 其父執戚歲貢珥者苦吟清奧黃九煙迹迹來泗驚賞之
 有奇才之目詩刊行未甚著而時里中施端教官司城宦
 遊善交亦見於阮亭書中與宣城施尚白敦昆弟交所纂
 唐詩韻滙藏書家往往有之司馬子長曰顏淵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嗚呼豈其信哉

一牽連諸人為一傳有知碎生動之致 過於恭錯則近小說家略擬簡賈乃通古人耳正

縱魚文

童子手羣鮓告將作之其一顛嚇而吻吐若响濡乎濕沫
 哀其天未澌而賜之水則蠕蠕然立少則喁喁然命童子
 將以縱童子請所之主人曰還其生所童子曰嘻將以產
 淮者復之淮乎夫淮者漁之都也纒者罾者罾者篚者籍
 者烏頭網者誘之術有綸有藥有柴慘有粉牒毆之術有
 金震有竹攪有影繩截自浮陽之鮓下至吹沙附土之倫
 蔑不脫波而出以就執制蓋自羣肆其恣睢之術而其生
 得遠患也寡今夫衢之東有井焉哈呀窅窅瓠瓠旋而
 下者數仞其水澱而宅靖無鷓鴣獮獮之害智之所不及
 棄於人全於天可以浮湛而永年奚洪源之不如曾無患

焉主人曰噫若之慮察矣而烏覩夫躍淵之性乎夫井之
水淵澗渚瀛湫底跼踖結蹶之所游而耿龜之所伏彼潑
潑者而淪焉奧居甕如雨騰永隔同托穹窿之下曾不得
識靈躍之昭昭大塊之濇泐將以爲安乎瓶綆投挈碎涸
浙漑日不絕於撓偃以斯而引百稔其何化物之適耶且
夫死生天也禍患數也雀有彈而蟬有膠塗車者顛室者
崩壓豈惟羅網虞哉生亦渾渾混混千里一息擴誅蕩以
沖融率吾性乎自得而幾以盡吾天焉安有沮藏於九地
之下與螾曲蟻幽者旅而苟以息也且若不察於天乎流
水鱗白止水鱗黑池冬易疆環島易長譬鳶之乘風翔狙
之據枝遊囂囂安有極而土壁鬱壤之間跂跂焉蝟蝟焉
齧螯攫搏夫上之視下則亦咄而已矣若又烏知夫魚性
耶雖然此猶夫拘虛之說也境之廣隘安有常亦視乎中
之所處耳若轉之淮矣吾爲歌以送之歌曰煙澄兮風煦
送爾往兮淮之浦湖桐柏兮下鬱洲乘靈潮兮愴容與港
詩兮胡不可以處慎出入兮孰爾悔惟爾之樂兮其誰知
仰蒼蒼兮游心乎希夷月與精兮星爲神欲呬一氣兮何
窮期自今以往兮千載嗟爾之顏兮勿有改

有致

清慎自今以古為法千鍾製備之財亦多自也

所資養心平余夷且與謝令呈流麻始則一暴令所

若令時不所以教財出入各將爾到部爾之樂令其並賦

若因去令其之而既歸財多平變代乘其應令計容與春

之而或且春轉之非夫再為海以救之想日數密令風則

無損於此辭夫既盡之為也變之無國安自常亦無事申

醫者醫者夫工之師不用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八忍箴 并序

學何學乎學所以為人而已人境靡常可以通可以塞非
定性莫能也復性之學必由忍始忍乃幾於安焉周武王
牙銘曰造牙造牙少間弗忍終身之羞其書鋒曰忍之須
臾乃全汝軀每誦之竦如栗如夫即物寓戒聖稟且然況
困學耶乃伸其義作八忍箴

忍言

官之戾肆口多內剝德外集災孰非生於言之波性徑者
病於肆惟一動頰兮斯尤易氣靜以從容出婉如其猶風
其要乎節養之功恒懼心存焉勉之久則自然啟閉弗踰
往矣其尚少愆

忍怒

氣猶水然激則越顛不講於堤一決兮稽天倉卒易攬物
競來擾憤者兵必傾弗動則勢明躁者行必仆審焉危可
度燼不息則焚小不忍則害其可乎夙不知戒動念自監
毒發務饒日澄月靜乃定吾性嗚乎忿耶終身之憤耶痛
不益懲奚有於物之汶汶耶

忍矜

矜於勢者鄙矜於理者稜理固所宜盡豈為倨而自增嗟
嗟氣不恬奚化物量不淵奚蘊質要須孜孜常內律奧修
莫極往哲欲如厥真不容昧審所學而矜焉其安乎過之
積也乃百出動必省之靜必省之憮然其若失好者或我

揭志氣不敢豪疚心之益勝心之消

忍慾

學者範身不敢疎未試於歧逕焉知其不誣耳目蓋有司
者夫豈受制於須臾晨夕之內視預絕其邪蘖苟纖念余
弗閉肺腑其虺斯嚙心調習而就柔斯乃從歛發凜乎若
燎之必防星燃輒滅久而寒焉庶無患乎邪風之揚勿以
齒加而自弛巨禁持諸沒身知淨否否惡抵其恒夜驗焉
吾夢魂

忍患

境之遭不可以違也力之限不可以飛也義之存其有所
歸也可以辱也可以戮也方寸之惺惺不可以黷也風濤

之播身則艘也狂颺之嘯心則嶮也洪鑪燄燄生以爲鍊而死以爲超也

忍煩

性爽而務潔所趨非不高患或生於疎脫約之以矩猶懼其裂抑與冗務交我掣我溷奚往非伏我以琢錮棘叢之游緩不礙其鈎暑畦之芸定不覺其熏厯宛轉乎紛芒不求怨於物期以盡吾之方順逆之數蓋有天焉顧忍性烏可不堅

忍閒

動而靜心倚於所令靜而動心不委於空動不主敬定而非定靜罔所奉抑之愈縱流轉不止有如汞椒目其住之敬實爲心之控外不感內不應靜有所攝脈脈與天同一性嗚乎存之存之功非易竟熟靜之用庶幾乎動乃中

忍念

生滅若漚匪心自由閑邪猶易雜念難收易曰憧憧莊曰坐馳此屬之何而不自知有生積慣非可以強持誠爲之宰心由以制而自移乍亡乍操寢微寢淨同夢之自生清心久乃胥盡時乎寂則寂時乎感則通純乎其養可以觀未發之中

而况以爲...

忍煩...

本經之中...

心入以資...

卒心由以...

坐觀九氣...

觀齋銘

室處闐如具有伶戲冠服所爲遞見於意儕敵自尋幻作
紛試搜利較能揣淫擇勢忍而害機術則思媚誑誘讒誣
俄頃百計心自覷心奚有於世可愕可嗟可笑可涕良心
之斤旦旦沓至放而不求哀哉有示積習生初人輒忽置
恃眾莫窺何曾自昧返焉爽然得不知愧愧極悔生刻警
時厲鄙念乍萌如肉陷刺有如日眚必絕其翳截密爲疏
粗祛及細妄卻眞存可返不貳靈府湛然旋發旋闕勿懈
爾思觀齋之義

爾心勝齋之美

志又勝之於真亦何遜不負靈肉哉然誠發於心而
 物與端必至能取肉而陳百味自書必錄其標蓋必欲
 辨眾莫廢回會自利也誠然其不味勝於味也主於
 之凡且且香至就而不求其若亦不亦皆主而人轉
 勝而百信心自隨心笑存於世何計而致何笑何
 益焉其以知消滅對點獲然而事於誠則思誠而
 空與以眼具存命遺玩則視無幾具於意勝於自
 其



